

白朗文集

● 中篇小说集



21-4/5

白朗文集

卷二

白 朗 文 集 (二)
中篇小说集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: 240,000 开本: 850×1168 $\frac{1}{32}$ 印张: 12 $\frac{1}{2}$ 插页: 6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3,250

责任编辑: 郭 锋

责任校对: 唐惠凡

封面设计: 李勤学

统一书号: 10158·867

定价: 2.30元

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认识了王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上海，刚从美国回来。他那时在



件是活的，我要把他们培养成对祖国有用的建设人才。”她说，她想的是上“四件”呢？她想的多啦，二是要全世界受苦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，这就是陈淑仁的幸福观，这就是陈淑仁的最高革命理想。

她时常提醒自己：“做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工作我应该带头，吃苦我应当当先，~~安逸~~享受我可不能走在前边。”

话是很平常，说起来十分容易，如果不经行动的检测，将永远是几句好听的高调，漂亮的头饰。无数的事实说明了，陈淑仁绝不是行动的矮子，语言的巨人，她永远用踏实、实干、诚实的行动实践自己的诺言。

十几年来，陈淑仁在红旗下成长，在困难中磨练，经历了多少欢乐和艰辛，一步一步接受着党的教育和培养。她投身于革命的熔炉，不畏难，不动摇，一贯顽强乐观，勇往直前。

如今，她还像当年那样清瘦、矮小，不加修饰的短发，一身兰布旧制服。但她的思想天空辽阔，她的意志炉火纯青，她的全身火花耀

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供稿

作者手迹

0300/16

目 录

老夫妻.....	1
四年间.....	95
为了幸福的明天.....	132
战地日记.....	274

老 夫 妻

一

当，当，当……

锣声象突然受惊的烈马，踏破了黄昏的宁静。它不规则地奔腾着、叫嚣着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敲碎了整个的村庄，从峡谷中传出了同样的回音。悠然的溪流，轻拂的树梢，仿佛都被它惊动了。

于是，整个石玉村骚动起来。整个石玉村的男女老幼，都带着一张惶恐失措的脸，匆忙地、纷乱地向大广场上集合了。每个人都怀着一个不祥的预感，每个人的心都象跌进冰窖里一样的寒颤。胆小的女人都苍白着脸儿，如同发疟疾似的，不能自禁地磕打着牙齿。虽然正当初夏，可是她们都感到一种稀有的寒凉，那寒凉是从心底散播出来的。

这锣声是紧急集合的号志。黄昏里的锣声，在石玉村还是第一次听到呢。

军队里的政治员，已经出现在广场的戏台上了。他的一

向好嬉笑而年轻的面孔，如今却变成令人不能相信的严肃，这严肃就增加了人们的惶恐。

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了，人挤着人，声搅和着声，很象汹涌澎湃的潮水。婴孩们无顾忌的哭，女人们的叹息，以及被踩着脚尖的叫，老年人的咳嗽……这些不同的声音从各处飞来，揉合在一起，造成了一个极端混乱的骚音，仿佛失了蜂王的蜂巢。

“同胞们，安静些……安静些呵！”

台上的年轻政治员，摆出严肃的面孔，挥着拳，声嘶力竭地制止着混乱的人群。

由于希望政治员快些揭开不祥的预感的真象，每个人都开始努力来约束自己。抱着婴孩的女人，把乳头塞进了哭叫着的婴孩嘴里；老人们竭力抑压着刺痒的喉咙……骚音由低弱而逐渐平息，广场上恢复了黄昏的宁静。压不住的只有田里的蛙鸣，和那永远潺潺在流的溪水那有节奏的低吟。

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在台上政治员那严肃的嘴角，所有的脖颈都在尽可能地伸长着，企图与政治员的嘴接近。呼吸窒息了，心脏的跳动也失去了节奏，他们正象一群不幸的待决犯，在倾听政治员的宣判。

“同胞们……”宣判开始了。年轻的政治员运足了力气，展开了宏亮的喉咙，让他的声音在模糊的空中，写出清楚的字句，“敌人已经逼近了……离咱们村子也不过二十多里，这是刚刚接到的情报，虽然我们有无数英勇的弟兄在那里堵截，可是却不能不有个准备。同胞们，我们不能等着敌

人来杀害、来糟蹋，应该赶快躲起来，越快越好……”

“躲，躲到哪里去呢？”人群中发出了许多这样类似的、听不大清楚的疑问。

“躲到山里去，带走你们的米，你们的麦，你们的牛和马，甚至连鸡鸭都不留一只，除了太笨重的东西而外，统统带走……同胞们，我们必须这样做，好让那群疯狂的强盗站不住脚……这样，一方面可以保住了你们的财产和生命；一方面也就是帮助了抗战……”

“不行啊！我走不了呵，我有孩子，我有一石小米，还有一条老牛和犁耙……这些东西我可怎么带得走呢？我是一个寡妇呵！我不走，让那群鬼强盗把我杀死吧……”挤在最前边的一个女人突然绝望地喊了起来。这声音盖过了叽叽咕咕杂乱的语声。

“不能，你必须走，一个人，一点吃食都不能留下，特别是妇女，小孩子和壮丁……大嫂子，想来你听的也该不少了，那群禽兽还能便宜一个女人吗？……”

“我走？我可怎么走，顶多我能抱起我的孩子，牵走我的牛，那些小米，那些破衣烂被和犁耙，我都能拖得起吗？天，不带走，我可怎么活得了呢！还是让那群鬼强盗把我杀死吧，我是一个寡妇呵……”那女人索性坐在地上，用她的破袖头在揩眼泪了。

台上的政治员伛偻着腰，向那个陷入绝望的寡妇安慰着说：

“大嫂子，你不要着急，走，你尽管走，抱起你的孩

子，牵走你的老牛，米和其余的东西，尽量驮在牛身上，剩下的，我可以负责求弟兄们帮你运到山里去……我们的弟兄不是常常帮着你们割麦耕田吗？他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呵。”

女人在轻轻地抽咽，没有回话，仿佛她已在考虑了。

女人这边刚刚压服下去，数不清、也听不清的喧嚣和倾诉又继之而起：

“我不能走，再过十多天，我的麦子就要收割了，多么成实的麦粒呵……”

“我家里没有一斗米，我的米都在田里，让我带跑一个空肚子饿死吗？……”

“我的庄稼，神仙下界也帮我抬不走，还是让我死在我的田里吧……”

海潮一样的叫嚣，几乎震破政治员的耳膜。人们仿佛热锅里的蚂蚁，又开始在不安地躁动着，骚扰着。政治员那严肃的面孔，完全被人遗忘了。他仍旧挥动着拳头，声嘶力竭地喊着，企图恢复适才的宁静。然而，当他把他们预感中的不祥揭破之后，他的努力便被恐怖和绝望压倒了。但为了完成他的任务，他不得不重新振作起来：

“同胞们，安静些，请听我把话说完吧！”

渐渐的，人们勉强地闭住了嘴巴，骚动终于平息下来。

“现在，已经到了紧急关头，我们一切都不能顾及，什么田地、房屋……人的生命是最值钱的。在明天午时以前，全村的人都要走光，一个人、一点吃食都别留下。同胞

们，日本鬼子是凶残无比的，日本鬼子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，我们宁肯饿死荒郊，决不能让鬼子杀死……至于田产啦、庄稼啦，现在我们自己的，将来还是我们自己的。我敢保证，就是敌人真的打进来，也不过是三天五日，我们一定可以很快地把他们赶跑……同胞们，我相信，大家谁也不愿意做汉奸，谁也不甘让日本鬼子杀害，那么，就请赶快回家准备，明天天一亮，就会有两连弟兄来帮你们搬运了……同胞们，一定要走，敌人已经逼近了，再没有什么犹疑……同胞们，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，我们暂时再见了！”

政治员坚决而肯定的一片话，消失在嘈杂的人声中，他的影子也被夜吞噬了。

人们绝望地，疲倦地，拖着无力的身子，蹒跚着各自走向自己的家。他们的谈话声，女人的啜泣声，还在不断地飘荡在夏夜的轻风里。那声音里含蕴着多样的成分：仇恨、愤怒、忧郁、悲哀和无边无际的惜别之情，以及那前边安排下的渺茫的更加贫困的生的暗影。

人们虽然嘴上还不肯决定去留，可是在心里却都有了决定。而每个人也都有一个从经验得来的信念：要不了几天，还可以回来的呵！过去，敌人曾经六次攻到山上来，不都是很快便被我们英勇的战士，自卫队和游击队赶回山下去了吗？

一想到这，人们的心就松快了许多，虽然那不幸的暗影，仍在遮断着他们的生路。

整个石玉村失去昔日的平静，人们的心也失去了昔日的

平静。明天，人们的生活将有一个大的变化，每个人怀着一种沉重的忧郁，面孔突然显得憔悴和苍老起来。

只有张老财一个人，没有被这险恶的浪潮波动他的心，他的心仍然象静静的湖水，没有一丝涟漪。他来参加这个集会，可以说是出于好奇心。而后却带着一种平淡无奇的心情回家。

在当时，他自始至终保持着他的镇静和沉默，不和任何人交谈一句，他只是悠闲地含着长长的旱烟袋，一个人坐在台边的一个大树根子上，象一个观众在看着这悲剧序幕的演出。敌人的来或去，村民的去与留，一切他都漠不关心，仿佛一切灾难都是为别人而设的，唯有他可以站在幸运的船上，观看别人怎样在暴风雨中驾驶着小舟。

“你们怎样都与我不相干！你们走吧，哼，我老头子算是铁了心啦！”

当他跨进家门的时候，儿子得禄早已掌起烟灯躺在炕上在喷云吐雾了，他一面烧着烟泡，一面和坐在被窝里的老婆在计议着什么，一看见张老财进来，他们急迫地问：

“爸爸，你看，怎么办呢？咱们……”

“什么怎么办？你也和他们那些愚民们一样地慌神了吗？”不等儿子说出下文，张老财就给打断了。他那苍老的声音里，含着不以为然的怒意。

“不能那么说，爸爸，人，哪个不怕死呢？我看，咱们也不能在这等死呵！”

“是呵，爸爸，咱们真不能在这里等死，听说鬼子连六

七十岁的老婆子都……”媳妇用打颤的声音附和着，但她没有勇气说完她要说的话。得禄却乘着空闲，上好一个烟泡，吱吱地抽了进去。

“别再罗罗嗦嗦，我不是早就说过吗，至死，也休想让我离开我的家乡……”

张老财决绝地跺了一下脚，便从长长的条凳上站起，在地上踱起方步来。

儿子沉默了一会儿，又抽进了两个烟泡。看了看旁边唉声叹气的老婆和睡在被窝里的孩子，就又怯生生地说：

“爸爸，我看咱们还是躲一躲好，我倒并不是怕死，就是来了鬼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要紧的是你的儿媳妇，爸爸你想，要是你的儿子戴上了绿帽子，连你也不好见人哪！”

“对，对，”张老财又狠命地跺了一下脚，上半身随着向前躬了一下，紧接着就挺了起来，“你尽管带着你的老婆孩子走，我不拦你。可有一宗，要是寿子有个一差二错，我可不能轻饶了你，他是我传宗接代的根苗呵！”

说着，把袖子一甩，就气呼呼地离开了儿子的房间。他从来没有对儿子发过这么大的火，他溺爱着这个螟蛉子，这一次算是例外，主要的还是为了舍不得离开那已经会玩会笑的孙子。媳妇走了，孙子还能给他留下吗？

儿子知道爸爸的固执脾气，他决心既定，就是九牛二虎也拉不动他。其实呢，自己又何尝愿意跑出去受罪！家，是多么温暖，多么舒适。要不是为了老婆和孩子，我真愿意

陪着爸爸守在家里，宁肯顺从了日本人，也不甘心出去受苦。

为了老婆，懦怯的、不长进的得禄不得不咬着牙准备跑到山里去受苦了。爸爸的气，他并不介意，因为爸爸是始终地爱他，对他的发火不会是真的，用不了一会儿，他的气就会自消自灭了。

于是，得禄开始吩咐起还偎在被窝里叹气的老婆：

“光是叹气有什么用！赶紧把要紧的东西收拾收拾，明儿就跟着大家伙一块逃吧……”

当老婆偃下地来翻箱倒柜的时候，得禄又郑重地吩咐一句：

“喂，千万不要忘了把那几两烟膏带着呵！”

二

在山中，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夜，一个动的夜。当老公鸡啼头遍鸣，张老财出去解小手的时候，他还听到许多一向没有听过的声响。虽然天空还是漆黑一片，但，大地却不十分黑暗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点着暗淡的油灯，在纸窗上摇摆着火亮。

无疑地，家家户户都正在作逃亡的准备。他们利用睡眠的时间，挑选着件件难舍的什物。张老财一边提裤子，一边对着那些在他认为是鬼鬼祟祟的灯火，默默地发笑。转过身往门那边走的时候，他大声嘟哝着。他的声音，很清楚地传

到邻居的耳朵里：

“真见鬼，这荒乱年头，一个屁也能把人吓昏。从前，是半夜里怕鬼，这会儿是大天白日怕人？赶快跑吧，鬼子就来吃人啦，我老子不走，给你们孝子贤孙看家……”

最后两句，多半是对儿子说的。

口上虽是气愤唠叨，却很心平气和。然而这一夜他竟翻来覆去睡不着了。儿子房里偶发的声音，并不会搅扰着他，可是孙子的啼哭竟使他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心事：他想到了那即将到来的难堪的孤独，他怀念起被他逐出家门的老妻和亲生的儿子，要是他们，也许不会忍心使他一个孤独的老人单独留下吧？至少，老伴会陪着自己守在家里的。现在，虽说感情已经破裂，可是，怎能断定他们不在记挂着自己呢？

“真的割不断，假的按不牢呵！”

张老财第一次对他一向宠爱的螟蛉子发生反感，第一次对他寒心了。没有如得禄的预想：“用不了一会儿，他的气就会自消自灭。”这回，他气得很长久，而且很深刻，睡在炕上，他一直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幻想，不住地翻身，最后，他决定了，决定不给儿子带走一个钱，没有钱用，他很快就会回来的。

有了这样一个设想之后，张老财才心平气和地闭上眼，不久，就睡着了。

但不久，又被一种骚乱的声音所惊醒。张老财睁开沉涩的眼皮一看，窗纸不过刚刚有点灰苍苍的薄明。他明白那是一些什么声音，于是他怀着怒气走了出去。

黎明的云幕，象稀薄透明的液体，流动在峡谷的峰顶。太阳隔着山，伸张开长而发亮的睫毛。薄云被映出不同的颜色。空气，仿佛被清流洗过了一般，带着清沁的香味。黎明的一切，都被笼罩在这气流里边了，这要算一天之中最美好的时光了。但，不幸，这美好竟被人们破坏了、扰乱了，如今，空气里充满的不是那清沁的香味，而是无边无际的骚乱、惶恐、喧嚣与不安。

张老财照例抱着一个好奇心迎着噪音踱出院子。他背起手，故意挺高胸脯，喷吐着缕缕的烟丝。他以不屑的神气，观望着那纷乱的人流。

人，是慌乱的，这在石玉村有史以来，是一个从未有过的现象。一夜的功夫，人们都变得憔悴不堪。他们流露着涩红失神的眼神，在向小车上、驮架上装载着什物：七楞八角的大包袱；木箱；破的竹筐；结实的米粮袋……。

年轻的政治员并没有说谎，军队里的弟兄们真的来帮忙了。一些黄绿色的身影，夹杂在人群中不息地忙碌着。他们对于民众的财物比对自己的财物更加看重，谨慎地装运着，不使它们有一点损伤和遗漏。

躬了背，拄着拐杖的老头子，白发苍苍的老太婆，望望自己的家门，望望小车上和驮架上的什物，感伤地叹着气。女人们抹着清鼻涕，揉着红肿的眼皮。男人们个个有点失措地瞻前顾后，搬着、装着一切。鸡被追捕得乱飞乱叫，骡子、毛驴，个个都驮起了驮架，呆呆地任它的主人摆布。蠢笨的牛在那里若无其事地选吃路边的青草，然而，它们的背

上却也有了不轻的负担。

光着屁股的孩子们是无知的，他们的身上都涂满了泥污，在大人的身边或跨下钻来跃去，莫名其妙地嬉玩着。大人们的忧烦正无法发泄，于是，孩子们的头上、脸上、屁股上，常常和大人手掌撞出脆快的响声……这稀有的骚扰，发出了各种声音。混乱，吞噬了田野，吞噬了山峦，吞噬了溪流，连路边的槐树都让这混乱撼动了，它们不住地摆着树梢，仿佛向村子里的流亡之群握手道别似的。

张老财观望得出了神，噪音震聋了他的耳朵，是什么时候，儿子站在他的身边，他竟毫不知道。

“爸爸，你还不肯走吗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朝三暮四过？说不走，就是不走，你想怎的？”张老财翻了翻眼睛，用力地抽出了嘴里的旱烟袋，没有向得禄多看一眼，就又把头掉转过来。他十分明白得禄的来意。

爸爸的气还没有消，这在得禄是一个意外，于是他只好壮了壮胆子嗫嚅地说：

“那么，给我点钱吧，爸爸，我要带着她们走啦！”

张老财象受惊般地突然把头一扭，厉声地说：

“钱！你还要钱做什么？有的是米，随你的便，有多大本领你就带多少。钱，我还留着做棺材本哪！”

“爸爸，没有钱怎么行呢？”

“没有钱怎么就不行？你们跑到山里还要钱有什么用？你不怕让人家‘合理负担’了吗？”张老财更加斩钉截铁地说，“要走就走，你就是说出天花，也别想带走我一个铜